我与平报的故事

我与《平顶山日报》的读写情缘

◇ 周海清

欣闻《平顶山日报》复刊40周年，我不由想摇曳手中这支充满感情的笔写下我的感谢、我的感受和我的期盼。《平顶山日报》复刊40年，本人也已进入耳顺之年，两者虽不是一码事，但确实有联系。40年来，我是读着《平顶山日报》度过的。《平顶山日报》40年的峥嵘岁月，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多个时期。这40年，是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大踏步赶上时代的40年。这40年，更是我市城乡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攻坚克难，砥砺前行，高质量转型发展实现大踏步跨越的40年。

我与报纸的情缘，源于中小学时代。在那个年代，课本以外很难找到书籍，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一些报纸。到大队部里，就盼着能拿到一份旧报纸；跟着母亲到村干部家串门，也就是为了阅读人家贴在墙上的报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墙面的装饰最豪华的算是贴报纸了，但绝不是家家都有，那是身份的象征。生产队开会，队长文化不高，最头疼的是念报纸，我常被拉去“当差”，有时队长一高兴，就会命令记工员给我记上两三个工分，这也算是我代之读报的报酬了。那个时候读报看报，也不讲什么时效性，主要是获取知识、了解世界。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加工作后，就有报纸读了。在我订的报纸中，《平顶山日报》是读得最仔细的。特别是我在党校从事干部教育工作后，更是离不开《平顶山日报》了。上课备课，离不开时政新闻，需要深刻了解世情、国情、党情、地情，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对地方情况的了解，一方面需要深入调查研究，但更多的还是借助于地方报纸。《平顶山日报》不仅传达着党中央的声音、国家层面改革发展信息，更是立足我市，准确、鲜活地记录着我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风土人情。因此，《平顶山日报》始终是我教学备课的重要参考。譬如，我围绕市十次党代会精神，在市委党校主体班主讲《加快我市转型发展，聚力推进“六提六新”》专题，其中，要讲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链“五链耦合”的内容，宏观层面的比较好讲，微观层面的就不太好讲了。正在犯难之际，脑海里掠过了《平顶山日报》的两篇报道，一篇是2021年10月28日《解码产业转型升级“平顶山经验”》，另一篇是2022年1月13日《我市打通尼龙化纤纺织产业链》，综合这两篇报道，我系统了解了卡住我市发展尼龙新材料产业“脖子”的己二腈的关键性，我市通过建立“高校院所+技术平台+产业基地”的创新链条，打通了己二腈生产这一堵点，健全了我市尼龙新材料产业链；河南神马印染公司打通了己内酰胺-尼龙6切片-尼龙6民用丝-制造-染整化纤纺织产业链。这两篇报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我市锻造产业链为生动事例，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五链耦合”，了解了我市在这方面的艰辛开拓。

《平顶山日报》的长期浸染，还激发了我写作的冲动。结合教学工作和学习思考，我先后在《平顶山日报》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大大提高了科研和写作水平。我通过对农业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结合我市情况写了《推进我市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后，写了《提高政治站位，努力增强“四力”》；学习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写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学习宣讲市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写了《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振兴》；结合学习市十次党代会精神，写了《聚力乡村振兴，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等等。这些文章的发表，既是我的学习体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市党员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还有两篇比较特殊的文章也发表在《平顶山日报》上。一篇是《学习〈报告〉精神，不断提升能力》，另一篇是《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统筹能力》，这两篇文章，都是为了学习纪念邓小平同志1948年4月25日在鲁山福音堂发表的重要讲话《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和今后的政策策略》，这篇讲话的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发表在平顶山地区，更是因为在这篇闪烁着革命与建设智慧光芒的报告里，已经隐约看到邓小平理论诸多起源的涓涓细流。

更为难忘的是，我还多次到报社机关宣讲，与报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同堂交流，汇报学习成果，分享学习心得。从课堂气氛，我真切地感受到可敬的平顶山日报人谦虚进取、专业敬业的精神。实际上，平顶山报人的宽厚学养、敏锐眼光、精神气质，也正是《平顶山日报》40年奋进辉煌、蒸蒸日上的根基所在。

四十岁，正值壮年。我坚信，《平顶山日报》一定会更加成熟优雅，越办越好，奏响更为华彩的乐章。

副刊这块园地

◇ 曲令敏

真正与《平顶山日报》副刊结缘，是在上世纪80年代。

那时候，我在市图书馆工作，时不时写点诗歌散文送到报社副刊部。副刊部的高继恒老师和张黑吞老师总是热情接待，当场读评，让我受益匪浅。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访石人山》，发出之后身边的人都说好，从此一写而不可收。杨建恩总编开会遇见，开玩笑叫我“散文家”，虽不能让人趾高气扬，但也给了我足够的自信。

1988年，我从市图书馆调到日报副刊部，直到退休，当了多年副刊编辑。

都说编辑做的是为人作嫁衣的活儿，我却乐此不疲。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所从事的工作是自己喜爱的。

小报副刊每周3期，3个编辑一人一个版，看起来很轻松。可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良心活儿。副刊历来注重培养本地作者，一是要活化本地的人文资源，二是要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

报纸虽小，来稿却很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来信。不论见不见报，要求每封来信都要拆开细读。

深耕，方可细作。编辑最基本的功夫是耐得住烦，这样才不会有好稿漏编。稿子好不好，一是看立意，二是看架构，三是看语言。能占其中之二，就舍不得丢掉。特别是遇见立意新颖独到的，就像是从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中生生挖出的一块璞玉，即便结构不匀称，语言粗糙，也会下功夫编出来，哪怕是写在不规整的废纸上甚至写在烟盒上也不放过。季节性的稿子错过了刊发日期，没关系，存到来年再发。

还有一项工作是接待，接待作者，也接待读者。有从偏远地方来的作者，在对人家的稿子认真读、评之后刚好到了饭点，就一起去外面吃一碗烩面或是揽锅菜。有时是我们请，有时是作者请，我们请的多一些。总之，皆大欢喜。那时候，文青太多了，也难免说服不了人家，只能几个人一起上，说到他口服心服高高兴兴地走人为止。报社有群工部，一般读者找到副刊部，大都与副刊有关。纠错的，感激不尽；挑刺儿的，笑脸相迎。

副刊编辑部就像一潭活水，人来人往，除了说稿子之外也交流阅读心得。谁读到一本好书，看到一篇好文章，都会迫不及待地与人分享。久而久之，大家处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见面第一句话：“最近又读了什么好书？推荐推荐。”有时候为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常有的。

我最乐意干的一件事是去县、区与作者开见面会，说是讲课也未尝不可。

整天看稿子，文分三六九，题材一二三，在宣传办报宗旨的同时结合平日所读所见，说起来头头是道，下面的听众眼睛发亮、神情专注的样子，让人心里暖融融的。我们的作者群，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多年后，再去乡间走，每遇到拿着当年有他的稿子见报的报样、跑过来表示感谢的作者，依然像故人般亲切。

那时没有互联网，报纸是上级与下级、作者与读者相互沟通的强势媒体。谁的文章见报了，在熟悉的人中会得到肯定和赞扬。谁的文章写得好，陌生的读者也会成为他的粉丝。能在日报副刊连续发稿，一年多达十几篇的，哪怕身在深山，也会被伯乐发掘来，到县里甚至省里发光发热。不能不说，那是报纸副刊的黄金时代。

时间翻过了2000年，我从编辑改行当副刊专栏作者。坦白地说，如果没有那十年走山访水，就不可能有我年过花甲的散文创作。

水经注专栏，是以境内的河流为坐标，梳理地域文化与物产的系列大稿。这个专栏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与《平顶山日报》副刊这个平台分不开。文化记者的身份，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一次次踏访，不但有人接待，到哪里都像是回家一样，需要哪个部门配合，就有哪个部门配合。一应资料，一网打尽。即便有遗漏，具体到村组的电话号码随时都可以拨打。

正是这个栏目，我得以走遍平顶山市辖区以及河源延伸80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和平原，走过了1000多个村庄和城镇，得以将那些山川河流移植到心里来，因之开阔了胸襟，拓展了情怀。结集出版的《河之书》《河之源》被国家级学习平台选播。

最后我想说的是，进入融媒体时代，报纸副刊的生存空间变窄了。碎片化的生活日常，让人们更愿意抠手机，作为一个老副刊人和报纸副刊的铁粉，就我浅陋的识见，只要有报纸存在，就必然有文艺副刊。且不要忘了，报纸副刊的阅读量远远超过纯文学杂志。作为副刊编辑，千万不能妄自菲薄，甚至敷衍了事。新闻讲故事，副刊也要讲故事，诚心诚意地讲人的故事、动物的故事、植物的故事、风雨和大地的故事，要讲得更好，更吸引人，更深刻。将新闻性和时效性融入文稿，还要找到拨动读者心弦的那个黄金切割点儿，有观点，有思想，饱含深情。

难吗？只要想，也不难。

风吹麦浪飘馨香

◇ 张振营

我开车在乡村的公路上行驶，看到麦浪被一层层染黄，风吹麦浪，一波赶着一波涌动到远方。打开车窗，微风扑面，嗅到了清新纯净的空气中飘荡着的缕缕麦香。那淡淡的清香，浸润田野，浸润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我站在麦田里，感受着波动的麦浪。眼前的麦田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金黄耀眼，远处的村庄和山峦，真真切切，情深意长。

联合收割机正隆隆地开来，眼前的麦田很快不复存在，这时我有一丝伤感，多想看到用镰刀收割的场面，多想回到用镰刀收割的年代。

农历四月初十的张店古庙会，又称小麦会，这一天，附近村里的当家人要到会上转一转，回来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拿回一些新农具。

“四月不造场，麦子土里扬”。农历四月麦梢黄，空气里到处弥漫的麦香让蹲在麦秸垛边上的石磙坐不住了。随着一声声驾驾的吆喝声，红犍子牛迈开了脚步，石磙也跟着红犍子牛从麦秸垛下走了出来，开始在场院撒好的麦糠上散步。庄稼人将这个过程叫作“操场”。

当红犍子牛牵着石磙在场上迈步时，插在墙缝里的镰刀也等待着除去身上的锈迹，在和磨刀石产生的刀光火花中它们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或许就在黄昏后，你会听到从一个个院子里传出的磨镰声。农民的手指在镰刃上轻轻打磨，试试磨得快不快，锋利的镰刀在月光下闪着耀眼的光，也映出了农民脸上的喜悦。

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当镰刀把成排成列的麦子放倒后，旋即就被桑杈挑到了牛车或架子车上，到了场里，石磙、桑杈、推耙、扬杈、簸箕、布口袋全部派上了用场。这是麦场上最热闹的时刻，这些农具是农民手中的乐器，他们弹奏出丰收的交响曲。在打麦场这个产床上，一层层麦粒从石磙下的麦草间脱胎而出，又从麦秸和麦糠中分离出来，撑起了一个个瘪着的布口袋，然后装车进家。当暖黄的麦秸垛堆起时，打麦场里变得一片精光，麦天也就宣告结束了。

首次割麦我上着初中，那时我还不太会用镰刀，不是把麦穗弄掉了，就是麦茬留得高了，时不时受到父亲的训斥。那个时候我挺讨厌割麦的。

不上学后，割麦就成了我很平常的工作。麦子黄梢时，我就开始跃跃欲试，把镰刀磨得飞快。

我的胳膊被毒日头和不间断的劳动铸造得结实有力，我割麦的动作显得滑稽可笑，但割麦的技巧早已娴熟老练。

我收割的麦铺很整齐、很平展，就像金色的地毯，我捆出的麦捆很齐整、很紧凑，竖起来，就像列队等我检阅的士兵。

一块地割到头了，直起腰来，弟弟看着我笑，我也看着他笑，我看见他的灰头土脸，他也看见我的一脸灰尘。我说，你的白牙哪里去了？他就赶紧摸，牙上是一层厚厚的尘土。

那时我是怀着丰收的喜悦开始收割的，但还是挺讨厌割麦，也讨厌麦场上的活儿，感觉太苦太累。那个时候，割麦累了，我会躺在树荫下稍做歇息。斑驳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柔柔静静地注视着我。虽然胳膊腿是困的，腰也是疼的，可我的头脑是清醒的。种种诱惑在脑海里闪过，总想着会有一天离开这耗了我精神、耗了我体力的土地。

后来我离开了农村。在城里，我很少有机会与麦田相处。

当周围不再是麦田麦浪，而是高楼大厦时，我又感觉压抑，时时追忆麦田的宁静。麦田犹在、村庄犹在、山岭犹在，它们的耐力真是无与伦比呀！我曾经是那么厌烦手指与镰刀的摩擦，不经意间已进入机器收割的时代，手指与镰刀的摩擦成为远久的怀念。机器把人给解放了，人不再触摸镰刀了，那么对困苦劳累获得果实的喜悦感、成就感还有吗？再看看收割机前把麦子装袋的农民那一脸笑颜，我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麦忙天，是农民最忙的时节，也是最高兴的时节。麦忙天，也牵动着一个个游子的心，他们心中的麦浪总是那么馨香。

一个成功者该有的胸怀

◇ 黄昌之

海的力量在于博大。因博大而狂飙万里，惊涛裂岸。

人的力量也在于博大。因博大而握万类于掌心，笼天地于形内，观大美于天地，明至理于乾坤，造福祉于万方。

人是大千世界的改变者。在改变世界之前，人必须首先改变自己，战胜自己的自私、狭隘、卑微和怯懦。我们生存的天地，不再是被封闭的狭小空间，而是全球互通、万物互联、没有边界、无远弗届的数字化、一体化世界。一个人的生态系统有多大，他创造的能量就有多大。这个数字化、一体化的世界给了我们构建最优生态系统的无限可能。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态系统与这个世界相匹配时，我们就有改变世界的底气。一个拥抱世界、整合世界、造福世界的人，才有资格改变世界。

你想拥有这样的资格吗？如果想，你的生命就要像海一样博大。

像海一样谦恭，“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像海一样开放，开放你的视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开放你的头脑——揽九天来风，纳万千滋养。开放你的胸怀——襟三江而带五湖，汇百川而成汪洋。

像海一样包容，既容得涓涓清流，亦容得滔滔浊浪；既容得风平浪静，亦容得狂飙惊涛。

你接纳一个人，不仅要接纳他“天使”的一面，也必须接纳他“魔鬼”的一面。当你拒绝一切丑陋和缺陷时，维纳斯也会被你拒之千里，因为她有一支断臂。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往往在同一个生命中交织，“天使”的善良与“魔鬼”的丑陋往往在同一灵魂中博弈。真正的智者不是一味地拒绝一切丑陋，而是将善恶混搭的灵魂置于烈火熔炉中、聚变装置中修炼升华，制其恶、扬其善，把“魔鬼”关进笼子，让“天使”自由起舞。

当你在人生的旅途上、在奋斗的风雨中，寻觅爱情、寻觅友情，寻找合作者、寻找同路人时，请学学大海的包容。那儒雅谦恭之士，固然会让你感受“吹面不寒杨柳风”，而那狂放不羁之辈则会让你领略“开窗放入大江来”——你所包容的每一个人都会给你一份不一样的力量。

当你以海的度量承载万物，以海的博大面对人生，终将获得海的壮阔、海的磅礴、海的瑰丽、海的永恒。

麦收时节

◇ 刘克宁

进入5月中下旬，鹰城大地的小麦陆续开镰，今年相比往年早了十来天。

还记得小时候收麦。那时候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快割快打，麦粒不撒”，农村学校会在收麦季节放半月假，方便老师和家长全力收麦，这就是麦天。父母天不亮就起来，父亲直接去割麦，母亲在家准备早饭和一天的干粮——收麦时节是没有时间做午饭和晚饭的，孩子们则可以睡到早饭做好被喊起来，叫回早上下地割麦的父亲。简单吃过早饭后就一家都下地收麦了。

带上煮了半边莲的开水，有条件的家庭会是几瓶啤酒，拿着自己的镰刀——头天晚上就被父亲磨好的，头顶草帽，一家人无论老少，集体下地割麦。来到田间，放眼望去，入眼都是金黄的麦浪，找到自己家的麦地，大人小孩分好各自的宽度，双腿分开，比肩稍宽，弯下腰，左手握住小麦秸秆的中间，镰刀伸到前边大约一臂长的一垄麦，刀片接近地面，放平——这样做是为了让麦茬尽量低，种秋不影响种子出芽，刀刃稍微往上倾斜，使劲往怀里一收，一把小麦就到手了。这下镰也是有技巧的，力量要大小适中，不能用太大的劲，劲大了，一镰下来，镰刀就奔你的脚腕去了，农村孩子因此受伤的不在少数；镰刀稍微往上倾斜，一是这样割麦更省力，不至于一天下来，累得胳膊抬不起来，二是让镰刀尽可能保持长时间锋利，否则，俩小时就得磨一次，这和抢时间的收麦季是不相适应的。割下来的小麦要整齐地码成一堆，要不回头装车往打麦场拉的时候很麻烦。麦田里，头顶是炎炎烈日，脚下是蒸腾的大地，手中是收获的一季，不到半小时、也许只有十几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汗滴禾下土”的体验，唯有亲自参与其中才能切身感受。小孩子时不时可以直起身来伸伸腰，偷一下懒，偶有风儿吹过，沿着麦梢扑到脸上，热气中带点凉爽，顿觉身心舒畅。大人们则一弯下腰，不一口气从这地头割到那地头是不会歇息的，一趟麦子割完才会在地埂上坐几分钟，喝几口半边莲开水，也有人受不了烈日肆无忌惮的烧烤，下到河边就着泉眼来几口“冰泉”，或者几个邻居隔着老远聊几句麦穗的品种、饱满程度，然后就马上投入战斗……一个好手，一天能割一亩多的小麦，像我这样的，一天下来半亩地都割不了……

“麦收时节停一停，雨打风吹一场空”，“掏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整个麦收季节需要连轴转，收割的小麦得赶紧装车往打麦场上拉，老天稍微变脸就吃喝不顾赶紧把麦子垛成垛，拿厚实的薄膜苫起来防止下雨。那时候收麦时间长，少则十天，长则半月，“好天”的时间有限，稍不及时就可能碰上六月的连阴雨——几天下来麦子就会霉变、腐烂、出芽，一季算是白干了，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得饿肚子。只有趁天气晴好，在打麦场上晒两三天，赶紧打场脱粒扬场暴晒，把麦晒干收回仓库才算收麦结束。

今日不同往时，现在一亩地用收割机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连收割带脱粒，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下，农民都过上了好日子，然而，儿时的记忆，依旧深深刻在脑海里。